



佛陀的一生 (中)

【斯】毗耶达西 著 郑立新 译

中 道

公元前 589 年 7 月的月圆日傍晚,太阳西下,明月同时升起,在荫凉的鹿野苑仙人住处,佛陀对他们说:

诸比丘!出家人不应有此二种极端。何等为二?纵欲为低等、粗俗、世间、卑劣,有助于伤害;自我折磨乃痛苦、卑劣有助于伤害。诸比丘!如来理解之中道,避免此二极端,具备视野与知识,导致安静、证悟、菩提与涅槃。诸比丘!何为中道?即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接着佛陀向他们解释了苦、集、灭、道四谛。^[22]

佛陀这样说了法,转了法轮。这次鹿野苑的第一次说法,是佛陀教义的核心。正如一切行走在大地之上的动物足迹,都能包含象迹中,因为象迹大。四谛教义亦复如是,包含全部佛陀的教义。

佛陀解释了四谛。他说:

诸比丘!此是视野、是知识、是智慧,是我心中生起之光明,我证得之诸法,从前未曾听说。诸比丘!只要我之直观知识、我之视野有关此四谛未绝对清楚,我不说我已证无上菩提。但是,诸比丘!当我之直观知识、我之视野对此四谛绝对清楚时,只在此时,我说我证得无上菩提。于我心中生起智慧与视野,不可动摇者是我之心解脱。此是我最后之生,将不再有“有”(生)。^[23]

佛作如是说,五比丘心生欢喜,称赞佛所说的话。

1930 年 12 月 2 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C·V·拉曼爵士在瑞典王宫晚宴上讲话,使著名的宾客们大为惊奇。他撇开科学不说,就佛陀和印度过去的光辉历史讲了一番话,他说:

在贝拿勒斯附近,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对我来说,是印度最神圣的地方。悉达多太子通过世间宣布爱的弃舍、避免世间的一切之后,他走

过这条道路。(《菩萨》第5卷第1期第8页,1942年科伦坡金刚寺)

尸舍婆林

在佛陀的教义中,四谛至高无上。在尸舍婆林中的教义,就像鹿野苑中的教义一样,也是极为清楚的。

有一次,佛陀住在憍赏弥(阿拉哈巴德附近)的尸舍婆林,他手中收集了少量的树叶,便对诸比丘说:

“诸比丘!汝等作何想?是我手中一把尸舍婆林叶多,抑是我等头上林中叶多?”

“世尊!您手中收集之叶不多,微不足道。世尊!是我等头上林中叶多。”

“虽如此,诸比丘!我完全知道许多事物,但未向汝等宣说。我已向汝等宣说者,是少量事物。诸比丘!我为何不说?诸比丘!彼等事物确实无用,于清净生活不重要,不导致厌离、无欲、寂灭、安宁、充分理解、觉悟、涅槃。诸比丘!此即为何我未宣说。

诸比丘!我已说者为何?此是苦,我已说;此是集,我已说;此是灭,我已说;此是道,我已说。

诸比丘!我为何说此等真谛?此等确实有用,于清净生活重要,此等导致厌离、无欲、寂灭、安宁、充分理解、觉悟、涅槃。诸比丘!此即为何我宣说。因此,诸比丘!应作努力,了知此是苦、此是集、此是灭、此是道。”^[24]

佛陀强调说:

我宣说一法,苦与苦灭。^[25]

理解这种明确的说法,就是懂得了佛教。因此整个佛陀的教义,除了运用这一原则之外,没有别的什么。被称为佛陀发现的正是这四谛。这是历劫诸佛的典型教义。

无上医师

佛陀是著名无上的医师。他确实是一位无比的治疗能手。

佛陀对四谛理解的方法,可与医师的医术相比较。作为医师,他首先是诊断病情,其次是找出病因,然后是考虑去掉疾病,最后是用药。

苦是病,爱欲是病因(集)。由于断除爱欲,病也就去掉了,那就是治愈(灭——涅槃),八正道是药物。

何以被称为佛陀?佛陀对希望知道的人,其答复清楚地表明:除了对四谛的完全了解之外,没有别的原因。下面是佛陀的答复:

我已知应知,我已修应修,我已舍应舍。在此,婆罗门!我是佛陀——觉者。^[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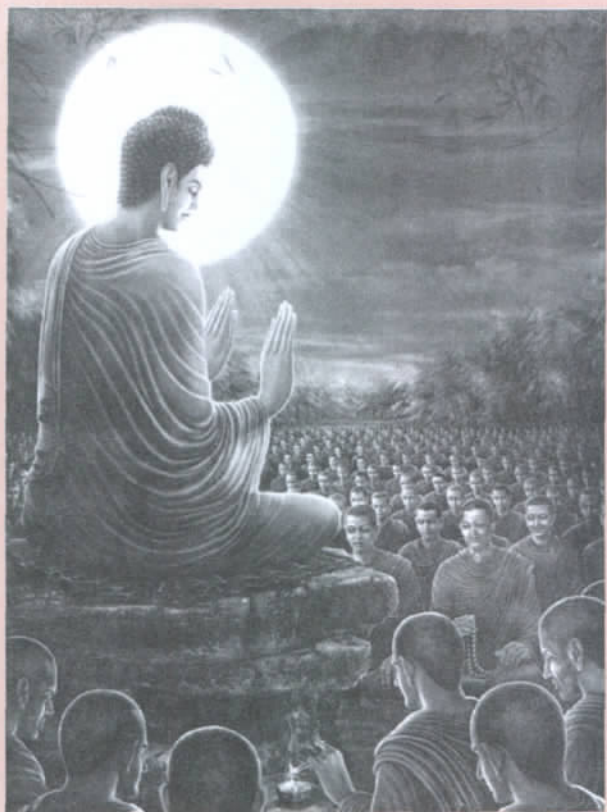
由于第一次说法,五位苦行者改变了信仰,鹿野苑的仙人住处,便成为佛陀教义和僧团的诞生地。^[27]

法的传播

此后佛陀在鹿野苑仙人住处度过雨季安居^[28]。在雨季三个月期间,富人耶舍领导的55人参加了僧团。现在佛陀已有60名弟子了,都是阿罗汉,他们已经得到证悟,完全有资格来教化别人了。雨季结束时,佛陀直接对弟子们说:

我已从人天诸缠获得解脱,汝等亦已从人天诸缠获得解脱。现在去,去为众多人之幸福与快乐发慈悲心。不要两人同去一个方向。弘法初善、中善、后善,懂得意义,完全记清,宣扬神圣圆满与纯净之生活。有些众生眼中无尘,彼等不听法是损失;有些众生会懂法。我亦去优楼频螺和塞纳尼村说法度众生。^[29]

这样,佛陀就开始了他的崇高的传教使命,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他与弟子们走印度的大、小道路,将一切众生都包括在他那无限的悲智之中。僧团



开始虽然只有 60 名比丘，但它很快就扩充到成千人的团体。由于比丘人数增加的结果，就出现了许多寺院。其后印度的寺院大学，如那烂陀、毗訖罗摩尸罗、杰根达拉、毗訖罗姆富梨和欧丹多富梨，成为文化中心，慢慢地影响到整个亚洲和人类的精神生活。

佛陀成功的连续说法 45 年之后，80 岁在拘尸那（贝拿勒斯东北约 120 英里，即现在的北方邦）末罗族人的娑罗林逝世了。^[30]

佛陀的服务

佛陀在 45 年服务期间，走遍了印度的东北地区。但是在雨季中，他总是住在某一个地方。下面是从经典中收集到的他安居过的地方及有关情况：

第一年 在波罗奈。佛陀于七月的月圆日初次说法之后，在波罗奈仙人住处度过了第一个雨季。

第二、三、四年 在王舍城竹林。第三年中，舍卫城富商给孤独、著名的须达多听说有了佛陀，就去听佛说法，他对佛、法、僧三宝产生了信心，证得

了初果。他是佛陀的主要施主，在舍卫城（现在被称为舍赫特——摩赫特）修建了有名的祇陀园寺，供奉给佛陀及其弟子。此寺遗址，现在仍然可见。

第五年 在吠舍离。佛陀在楼阁中安居。就在此时，净饭王患了病，佛陀去探望他，并向他说法。国王听法之后，证得了阿罗汉果，他享受解脱法乐 7 天之后，就逝世了。比丘尼僧团也是在此时建立起来的。

第六年 在曼拘罗山。据说佛陀在此显了“神通”。他在迦毗罗卫城曾第一次显过同样的神通，克服了释迦族人的骄傲。

第七年（据说）在忉利天（三十三天）。佛陀为以其母摩诃摩耶为首的天人说阿毗达摩。其母是在悉达多太子出生以后的第七天逝世上升到忉利天的。

第八年 在恐怖林。此林在尸收摩罗山附近。就是在这里，那拘罗父和其妻，一对天生的伉俪，来见佛陀，告诉他关于他们夫妇婚后的愉快生活，表示今生后世要继续生活在一起。此二人由佛陀作安排，成为有信仰的主要人物。

第九年 在憍赏弥，住瞿师多寺。

第十年 在波陀林。这一年在憍赏弥，因一比丘犯了一点小小戒，僧团中发生了争执分为两派。由于他们的意见不一致，又不听佛陀的劝告，佛陀就只好退入林中。雨季安居结束时，他们的争论解决了，并到舍卫城请佛原谅。

第十一年 在埃迦那罗村（属于摩揭陀国）。佛陀在此会见婆罗门婆罗堕阇。他对佛陀说话，不大礼貌。但是佛陀认真解答了他提出的问题。结果婆罗堕阇变成了佛陀的热心信徒。就是在这一次，佛陀说了很有趣的经——《耕田婆罗堕阇经》（见《经集》）。

第十二年 在毗兰若。此年制戒。毗兰若的婆罗门来见佛陀，就修持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他对佛

陀的答复很满意,成为佛陀的弟子。所以邀请佛陀及僧团到他的毗兰若村作雨季安居。当时发生了饥荒,佛陀和弟子们必须接受马商供给的粗糙食物。安居期满,在出发旅行前,与邀请人告别,会见那位婆罗门,这是佛陀的习惯。该婆罗门承认虽然他邀请了佛陀及其弟子在毗兰若作雨季安居,但是他由于在整个季节中被课税忙碌,未能尽到职责。第二天,他向佛陀和僧团供奉了食物和袈裟等。

第十三年 在遮梨耶岩(遮梨迦撑附近)。此时弥醯长老是佛陀的侍者,他被一条河流附近美丽的芒果林所吸引,要求佛陀允许他去该处修定。虽然佛陀要他等一等,待有别的比丘来了再说,而他则一再重复自己的要求,佛陀只好同意,他就去了。但令人大为奇怪的是:他被欲乐、瞋恨和伤害等思想所困扰,因而失望地又回来了。于是佛陀就对他说道:“弥醯!为不成熟之心求得解脱,有五事有助于心之成熟:(1)友善,(2)遵守重要戒律规定之善行,(3)有助于冷静、安定、寂灭、菩提和涅槃之好建议与忠告,(4)努力放弃不善思想,(5)获得辨别事物好坏之智慧。”^[31]

第十四年 在舍卫城的祇陀园寺。此时,还是沙弥的罗睺罗受具足戒。根据戒律的规定,20岁以前不受具足戒。此时罗睺罗已到达受具足戒的年龄。

第十五年 在迦毗罗卫(悉达多太子的出生地)。这一年,耶输陀罗的父亲善觉王逝世。

第十六年 在阿罗毗城。这一年,专门吃人的恶鬼阿罗婆迦被佛陀降伏,成了佛弟子。阿罗婆迦的提问和佛陀的答复,见《经集》中的《旷野(夜叉)经》或作者的《保护书》第81页。

第十七年 在王舍城的竹林寺。在此期间,医生耆迦的妹妹,著名的高等妓女尸利摩死了,佛陀参加了葬礼,要求国王通告人们购买她的尸体。在她活着时,她的身体吸引了那么多的人。现在即使

不要钱,也无人过问。佛陀趁此机会向群集的人们说了一首偈文:“观此粉饰身,疮伤一堆骨,疾病多思维,绝非常存者。”(《法句》第147偈)

第十八年 在遮梨耶岩。此时期,一个织工的女儿见到了佛陀,并听说了念死的说法。另外一次,她正确地回答了佛陀提出的四个问题。由于她经常默念佛陀的话,她的回复具有哲理。听众们不考虑佛语,故抓不住她答复的意思。但是佛陀称赞她,并对听众说了这样的偈文:“此世界盲瞋,能听此者少。如鸟脱罗网,鲜有升天者。”(《法句》第174偈)

她听了法,证得了初果。但是不幸,她死的不是时候。(这个有趣的故事,详见《法句义疏》第3卷170页或柏林格姆著《佛教的传说》第3部分第14页,亦见作者的《佛教文献中的妇女》)

第十九年 在遮梨耶岩。

第二十年 在王舍城竹林寺。

第二十一至四十三年 在舍卫城。这24次(应为23次)雨季安居中,有18次是在祇陀园寺,其余是在东园。给孤独和毗舍佉是主要的支持者。

第四十四年 在贝路婆(可能是位于吠舍离附近的一个小村)。佛陀在此地以愿力制止了一场重病。

第四十五年 佛陀在雨季开始之前的五月在拘尸那逝世了。

佛陀生活的前二十年,那伽娑摩罗、那耆多、优波婆罗、须那呵多、娑伽陀、罗陀和弥醯诸比丘及沙弥纯陀,都曾侍奉过佛陀。但是二十年以后,佛陀希望有一位经常性的侍者,所有80位大阿罗汉,如舍利弗和目犍连等,都表示愿意侍奉佛陀,但是佛陀不同意。这可能是由于佛陀认为这些阿罗汉为人类服务,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

此时阿难一直保持沉默。接着诸长老要求他向佛陀请求当侍者。阿难的答复很有趣。他说:“假若

佛陀愿意要我当侍者,他会说话的。”接着佛陀就说:“阿难!不要让别人来劝说你了,你可以服侍我。”

佛位与圣位

圆满觉悟、四真谛的发现和证悟(佛位),不是上帝选定的某个赋与特权的有情,也不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不再发生的事件。这是公开对任何为获得圆满清净和智慧而积极努力、以坚定意志修波罗蜜者的成就。修波罗蜜是为成佛,八正道是需要。在过去曾有过诸佛,未来必要时,只要条件成熟,也会有诸佛出世。但是我们不必去想遥远的未来。现在,“不死之门”仍然是大敞开的。通过此门去得圣果(阿罗汉果),成为究竟解脱者。佛陀曾庄严宣布:他们同他一样从诸漏得到清净,最后获得了解脱。他说:

彼等实如我胜利,赢得染污尽消除。^[32]

关于无上正等正觉者与阿罗汉^[33]之间的区别,佛陀对弟子们也说得清楚。他说:

诸弟子!如来是阿罗汉时,已是无上正等正觉者。他宣说得未曾有之道,他知道、他解道、他巧道。现在,众弟子是赶路人,步其足迹走。诸弟子!此即是区别,是明确区别如来之特点。如来为阿罗汉,是无上正等正觉者,区别于智慧解脱之弟子。^[34]

法的显著特点

没有愚昧黑暗的角落,没有神秘混乱的思想,没有烟雾弥漫的秘密室,没有“秘密的教义”。佛陀的教诲中,没有隐藏的内容。公开如光天化日一样明白,如水晶一样清楚。“佛陀所说法——毗奈耶,是敞开时放光,而非覆盖时放光。正如日、月,是敞开时放光而非覆盖时放光一样”。(《增支部》等 1 卷第 283 页)

佛陀不赞成那些自称有秘密教义的人,他说:“秘密就是虚伪教义的标志。”佛陀对阿难长老说:

阿难!我说之法,无显密之分。因为在法方面,阿难!如来未如握拳之师,对弟子隐藏某种重要知识。^[35]

世上有佛,是极为稀有之事,但在人类历史上,并非异想天开。佛陀不会只为自己保留最高知识。从佛教的观点看,这种自私的思想,是可笑又可恶的。对佛陀来说,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佛陀被大慈大悲之心所驱使,说法时,不保留人类从生死轮回枷锁得解脱的任何重要的东西。

佛陀的教导,对一切用眼、用心理解的人,始终是公开的。佛陀从不使用枪口或刺刀来强迫任何人。在佛教徒中,根本就不知道有强迫别人改变信仰的事,而且那也是佛陀所厌恶的行为。

关于佛陀的慈悲教义,H·菲尔丁·霍尔在《人的灵魂》中写道:

佛教不能有战争。没有被强夺的国家对佛教徒的威力提供过证明;没有谋杀者把鲜血倒在他们的炉石上,以他(佛)的名义来屠杀;没有堕落的女人向上天咒骂过他的名字。他和他的信仰者是清洁的,没有血迹。他是伟大的和平、慈爱、施舍、同情的说教人。他的教义是那么清楚,永远不能被误解。

佛陀向弟子们说法时,不分彼此,一视同仁,没有特别选定他喜爱的弟子。他的弟子都是阿罗汉,无欲,都断了流转生死的烦恼,都一样圆满清净。但是其中也有突出的人物,精通各种不同的知识和修持,以及他们的精神天赋,获得了不同的地位。然而佛陀从不偏爱谁。例如优波离,出生于理发匠种姓,被尊为持戒第一,许多贵族和武士阶级出身的阿罗汉都欢喜他。舍利弗和大目犍连都出身于婆罗门,由于他们过去中的长期誓愿,成为佛陀的上首弟子。前者智慧第一,后者神通第一。

佛陀不希望弟子们对他及其教义盲目服从和信仰。他经常主张要鉴别,要考察,要明智地询问。他在一部经中答复提问的加罗摩人时毫不含糊地建议有批判地进行调查。正确地说,这部经被称为自由思想的第一部宪章。

对任何东西都相信,不是佛教的精神。所以我们发现佛陀与弟子之间有这样的对话:

“现在,若知此,并保留此,汝等是否会说‘我等尊师,由是我等尊重师之教导’?”

“不,世尊。”

“众弟子!汝等肯定之事,是否只是汝等承认,见到与掌握之事?”

“是,世尊。”^[36]

佛陀面对事实,拒绝承认或服从任何与真理不符合的东西。他不希望我们不加区别、没有理由,就承认任何东西。他要我们如实理解诸法,作出必要的努力,用忆念求得自己的解脱。佛陀说:

汝当自努力,如来唯说者。^[37]

汝自奋发起,专心于佛言,

摆脱死亡军,如家掀芦顶。^[38]

在世界史上,是佛陀第一次教导说:解脱应独立于拯救者之外去寻求,不管这个拯救者是人还是神。

由别人来提升一个人从低到高、最后拯救他,此种思想,使人懒惰、脆弱、因循和愚昧,降低一个人,掩盖有德而高贵者的每一点火花。

佛陀劝勉其弟子依靠自己。别人可能间接地帮助我们一点忙,但是痛苦的解脱,必须依靠每个人自己的修持来完成。

真正的清净

在佛教思想中,理解诸法,既不是信仰起作用,也不是恐惧起作用。法的真理,只能通过智慧来掌握,而非由于盲目的信仰,或者是对某个已知或尚



不知的有情的恐惧来掌握。

佛陀不仅劝阻盲目的信仰,而且认为对全能上帝的害怕,是不适合于接近和理解真理的。他责备对无益仪式的坚持,因为只是放弃一些表面的东西,如斋戒、河中沐浴、动物祭祀以及类似的行动,不能净化一个人,也不能使人神圣和高尚。

我们发现佛陀与孙陀利迦·婆罗堕阇婆罗门之间有这样的对话:有一次,佛陀正在对诸比丘说话,详细解释一个追求者在解脱以后应如何训练自己,并说一个人内心断除烦恼、清净生活圆满、所作已办,才能够被称为内心里沐了浴的人。

婆罗堕阇挨着佛陀坐,听说这些话,便问道:

“尊敬的乔达摩!去婆胡迦河沐浴否?”

“婆罗门!去婆胡迦河何益?婆胡迦河能做什么事?”

“尊敬的乔达摩!确实,许多人相信婆胡迦河是圣河,许多人之罪恶在婆胡迦河已洗清。”

接着佛陀使他懂得在河中沐浴不能洗清一个人的罪恶,并这样开示它说:

婆罗门!就在此处(法,毗奈耶中)沐浴,此对一些众生均安全。若汝不妄语、不杀生、不偷盗,若汝确信、不自私,汝到伽耶(佛时印度一河名)何益?汝家中之井亦是伽耶。^[39]

种姓问题

种姓对印度的婆罗门来说,是很重要的事,但佛陀全不在乎。他还强烈地谴责这种坏制度。在他的僧团中,所有种姓的人都团结在一起,如众河入大海,丧失以前的名称。各种姓和部族的人,都是僧团的成员。

佛对僧团的成员,都一样认可。佛说:

诸比丘!正如殒伽、阎牟那、阿致罗筏底、萨罗浮、摩醯诸大河流入大海,丧失其原有名称与个性,成为大海一样。诸比丘!同样,四种姓之人在如来所说之法——毗奈耶下出家,丧失其原有名称与个性,均为出家者,同为释子。(《自说》55)

佛教关于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观点,早就是

明确的,这是上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道德和科学观点中的反映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8年《关于种族和种族歧视宣言》。^[40]

孙陀利迦·婆罗堕阇婆罗门询问佛陀的血统,佛陀答道:

我非婆罗门王子,亦非农夫或他人,
知我此皆世排列,亦知作我自己行。
正如简朴无所有,无家著衣旅游僧。

剃光头走自己路,安静何须问我生?^[41]

有一次,一个坚持种姓的婆罗门侮辱佛陀说:“停止你剃头!停止,你是种姓以外之人!”佛陀听了无任何愤怒的感觉。他温和地答道:

生不使人种姓外,生不造成婆罗门。
行为使人种姓外,行为造成婆罗门。

(《经集》第5卷第42偈)

佛陀并说了《贱民经》(见《经集》),向婆罗门详细解释真正种姓以外性质的人。这个傲慢的婆罗门终于信服了,就皈依了佛陀。佛陀得知来自各种姓、各阶级的人适合于过清净生活时,他就随时接纳他们加入僧团。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僧团中的著名人物。互相容忍、尽力协调当时因种姓与阶级不同而分裂的人们,在当时,佛陀是唯一这样做的导师。

同而分裂的人们,在当时,佛陀是唯一这样做的导师。

戒律(僧团的纪律规定)权威优波离是理发匠,此种职业被认为是下贱阶级中最下贱的职业。后来证得阿罗汉果的须尼多是清道夫,这是另一种下贱职业。在比丘尼僧团中,有富那和富尼迦,两人都是女奴。据C.A.F.里斯·戴维斯夫人说,那些比丘尼都是来自被轻视的种族,几乎都是文盲,81.2%的人都能证得修行的果位。^[42]



在佛陀圆寂处——印度拘尸那城建有大涅槃寺,图为四众弟子在寺内卧佛前诵经。

主要弟子

摩揭陀王国首都王舍城，是佛陀成佛以后首先访问的地方之一。在他出家的早期，他作为一个漫游的苦行者，曾经向斯尼耶·频毗沙罗王许诺，即他追求的目标成功时他将首先访问王舍城。频毗沙罗见到佛陀，欢喜极了，听他说法，成为一个在家信徒。他对佛陀的诚意是那么热情，在几天之内，他就向佛陀奉献了自己的乐园——竹林，作为佛陀的住处。

当时的王舍城是学习中心，许多哲学派别很兴盛。有一派的领导人是珊闍那。在他的 250 名徒众中，有优波底沙和拘律陀，此二人后来成为佛陀的主要弟子，即舍利弗和大目犍连。有一天，优波底沙正在王舍城的街上行走，被佛陀的最初弟子之一、正在乞食的阿说示阿罗汉安详的面容和沉静高贵的举止所感动。

优波底沙为证得圆满果位，曾做过各种努力，现在快要实现了。他没有回到老师处，而是跟随阿说示来到他的休息所，热切希望知道他跟谁学习，接受过何种教导。优波底沙说：“朋友！你面容安详，眼睛爽朗发光，是谁劝你舍弃世间？导师是谁？曾学何法？”阿说示尊者不愿多说，便谦逊地道：“我不能说许多法和毗奈耶，只能简单地告诉你意义。”优波底沙的答复是有趣的，他说：“好吧，朋友，多少说一点行了，我需要的正是意义，何必要说那么多呢！”

接着阿说示阿罗汉就念了一首偈文。此偈包含佛陀整个因果关系的教义。偈文是：

诸法因缘生，缘谢法还灭，

如来大沙门，常作如是说。

（《毗奈耶·小品》）

优波底沙立即抓住了这个意义，并证得了初果，理解到“生的性质，就是灭的性质”。他满心欢喜，急忙跑到他朋友那里，告诉他说他遇到了阿罗

汉和他听到的教义。拘律陀也同优波底沙一样，从朋友听到法，立即证得了初果。因此，他们二人就回到老师珊闍那处，要求他跟随佛陀。但是珊闍那害怕丧失作为一派导师的名望，不同意。优波底沙和拘律陀接着就离开了他，来到竹林精舍，表示希望成为佛陀的弟子。佛陀高兴地欢迎他们说：

诸比丘！善说者是法，

为完成灭苦，过圣洁生活。

佛陀接受他们加入僧团，他们获得了解脱，成为两位主要的弟子。

佛陀住在竹林时，另一位参加僧团的大人物是婆罗门圣者大迦叶。他为求得解脱之道，舍弃了大量的财富。佛陀逝世（涅槃）以后三个月，是他在阿闍世王的护持下，在王舍城附近的七叶窟，召集阿罗汉开会（第一次结集），结集和整理了法和毗奈耶。

（待续）

（作者：Ven.Piyadassi，是当今斯里兰卡佛教界著名的法师、学者；译者为中国佛教协会国际部退休老干部）

【注 释】

[22]这些真谛的全面解释，见作者《佛陀的古道》（康提佛教出版社）、诺纳摩里（Nanamoli）《三部主要的经》（康提佛教出版社），《轮》17、弗朗西斯·斯托里（Francis Story）的《四真谛》（康提佛教出版社），《轮》34/35、诺纳摩里《佛语》（康提佛教出版社）。

[23]《相应部》第 5 卷第 420 页《转法轮经》（Dhamma-cakka-parattana-sutta）。

[24]《相应部》第 5 卷第 437 页。

[25]《中部》第 1 卷第 140 页第 22 经。

[26]《相应部》第 5 卷第 588 页，《中部》第 92 经，《毗奈耶》第 1 卷第 245 页，《长老偈》第 5 卷第 828 页。

[27]公元前 273 年，阿输迦大帝朝拜此圣地，修建了一系列纪念物，在这里建了一根石柱，柱顶是四个大狮托“法轮”，现在树立在贝拿勒斯的萨拉纳特博物馆内，是印度官方的装饰品。“法轮”节在斯里兰卡仍举行。丁·尼赫鲁曾写

道：“在贝拿勒斯附近的萨拉纳特，我几乎看到佛陀第一次说法，有些记下来的他所说的话，经过二千五百多年，对我像是一种远距离的回声。阿输迦石柱和铭文，会对我说庄重的语言，告诉我关于一个人，他虽是皇帝，但他比任何国王或皇帝都伟大（《印度的发现》第44页）。

[28]雨季安居三个月，在印度是从7月到10月。

[29]《毗奈耶》第1卷《大品》。

[30]有趣的是：这位伟大的印度圣人，在公园内的树下出生，在菩提树（树的南面一根分枝，于公元前三世纪由印度阿输迦大帝的女儿僧伽蜜多阿罗汉送到斯里兰卡的阿努拉德普勒，迄今仍枝繁叶茂，是有记载的最古老的树）下成佛，在鹿野苑树下转法轮，最后在两颗娑罗树下逝世。他的时间，几乎都是在露天、林中和印度的乡村度过的。

[31]此经全文都在《增支部》第4卷第354页；《自说》第34页；简要在《法句义疏》第1卷第287页。在《长老偈》中的第66偈。《法句》偈文（33、34）如下：“轻动变易心，难护难制服。智者调直之，如匠搦箭直。如鱼离水栖，投于陆地上，从此战慄心，摆脱魔境界。”

[32]《中部》第1卷第264页第26《圣求经》（Ariya—Pariyesara Sutta）。

[33]此字只适用于完全断除诸漏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佛陀是世界上第一位阿罗汉，正如他自己向优波迦所表示的那样。

[34]《相应部》第3卷第66页。

[35]《长部》第2卷第100页第16经。

[36]《中部》第1卷第264页第38经。

[37]《法句》第276偈。

[38]《相应部》第1卷第156页。

[39]《中部》第7《布喻经》（Vatthupana Sutta），《轮》61—62（康提佛教出版社）。

[40]P.D.普利马斯利（P.D.Premasiri）著：《公正社会与政治团体的佛教观》（新加坡《青年佛教徒》）。

[41]查默（Chalmer）译：《经集》第455、456偈（哈佛东方丛书）。

[42]见G.P.马拉拉塞克拉（G.P.Malalasekera）和K.N.贾雅底勒克（K.N.Jayatikke）合著：《佛教与种族问题》（康提佛教出版社），《轮》201/220。

第14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预备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

本刊讯 4月11日至13日，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永信法师为团长，副会长觉醒法师和心澄法师为副团长，副秘书长张琳为秘书长的中国佛教代表团一行6人访问韩国，出席了12日在首尔举行的第14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预备会议。以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事务总长、观音宗总务院长泓坡法师为团长的韩国佛教代表团一行9人，以日本日中韩国际佛教交流协议会常务理事、立正佼成会京都教会会长中村宪一郎为首的日本佛教代表团一行7人出席了此次预备会议。

在预备会议上，永信副会长首先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对韩日佛教代表团出席去年10月在我国无锡举行的第13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表示诚挚谢意，对日本东北在今年3月11日遭

受特大地震表示亲切慰问。经过三国代表友好协商，决定第14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大会于2011年11月1日至3日在韩国江源道洛山寺举行，会议主题为“佛教文化在社会的价值和影响”。永信法师、泓坡法师、中村宪一郎代表中韩日三方签署了预备会议《协议书》。

中国佛教代表团此次访问受到韩国方面的热烈欢迎。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事务总长泓坡法师于11日率僧俗在仁川机场隆重欢迎；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会长、曹溪宗总务院长慈乘长老于11日下午在曹溪寺热情会见了中日代表团，并在津宽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宴。

4月13日，中国佛教代表团圆满结束访问回国。（李贺敏）